

一 部

第

分

北大考生家长谈教子

孩子圆了我的梦

—— 陈天一同学的父亲陈鹤云谈教子

陈天一，男，19岁，毕业于江苏省南通中学，2001年考入北大法学院，高考总分664分，为江苏省文科第一名。曾获江苏省三好学生称号，全国英语能力竞赛一等奖、江苏省物理竞赛一等奖等。

孩子圆了我的梦

斜阳和风 雕梁画柱。

站在北京大学正门——西校门摄影留念，五十多岁的我心欢快得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鸟，要歌咏这幸福的时刻。对我这个未能上过大学的人而言，这辈子只要能碰上这么一天，就无悔了。这就是2001年9月5日我送我的儿子来到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上学。

曾经，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好美好美，春花秋月难以比拟 这个梦又好长好长 屈指三四十年竟未中断——这就是我的大学梦。

我是老三届知青，‘文革’剥夺了我考大学的权利 恢复高考后 又由于当时家庭经济状况不许可 最终只得放弃报考

大学。唉，一声长叹，两行热泪尽付东流水。尽管后来我拿到了一张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但心里却总是不顺畅，毕竟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没有接受大学人文精神的熏陶，草鸡怎么抵得上金凤凰呢？千思万想，我这一辈子只有学习愚公移山那股“挖山不止”精神，“子子孙孙无穷尽焉”，将我的全部希望和寄托倾注在儿子的身上。有人对我说：“希望愈大，失望也可能愈大。”亦余心之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或许正是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给了我精神支撑，使我有了教好儿子的原动力，即使遇到挫折，也不丧失信心，十多年如一日，咬住目标不放松。

而今，我的儿子陈天一不仅跨进大学校门，而且是以江苏省2001年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跨进这名声显赫的百年学府。梦想成真，我怎能不感慨万千，于是，十八年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普通的名字，普通的人

1983年1月，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个男婴呱呱落地，带给我中年得子的惊喜，毕竟当时已虚岁三十有六了。

给孩子取个好名字，是每个做父母的头等大事。我也不例外。究竟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我也曾考虑良久，换了一个又一个，最终决定给儿子取名“天一”。这是由天一阁联想到的。天一阁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也是宁波最出名的古迹，而我恰恰出生在甬城。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取名

“天一”寄托了我的乡情。如果还要引申什么含义，那就是想沾一点天一阁的灵气和书香气，现在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做大事。这不正是我对儿子最大的希冀吗？

天一上学后成绩一直不错，以至于不少人戏谑于我：“不是取了个好名，天下第一嘛！”这真是始料不及的。我虽然也有一点穷书生的傲骨，但起码的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天下第一，谈何容易。不过，我也忍不住暗暗得意，“天一”天下第一，响当当的名字，笔画简单，朗朗上口，还隐含文化韵味。不然，何以有那么多的商厦、楼馆、企业、产品、婴儿取这个名字呢？我是在十八年前以此取名的，那时还很少见，恐怕一万个人名中也难得碰上一个。而现在就像那春天的竹笋，不经意冒出一个，不经意又冒出一个。其实这样甚好，显得普通，而我的儿子不正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吗？他的第一声哭泣，他的惹人既爱又恨的调皮，他喜好阿童木时的神气，他犯错误时的熊样，他对巧克力的嗜好，与别人家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天一”，普通的名字，普通的人。好就好在“孺子可教”也。不是说“人皆可以为舜尧”吗？更遑论天一了。像他那样读书、做事，确实并不难，和他一样甚至超过他，动辄拿一块国际竞赛的金牌在北大、清华、在全国，也大有人在。然而，这么多的孩子在同样的条件和环境，在同样的老师指导下，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脱颖而出，有的孩子渐渐落下了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做家长深思的问题。

有讲究的学前教育

孩子的学前教育是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的。几乎用了一年时间，我逐渐发现孩子很有悟性。儿子能说会写善背，什么“床前明月光”什么“白日依山尽”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什么“月落乌啼霜满天”……儿子张口就来以至于有一天我拿起正在阅读的《大学语文》他就背诵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 百姓苦；亡 百姓苦。”看到儿子摇头晃脑的得意样子 我突然醒悟了，自己错了！这首元曲适合大学生阅读，不识字的儿子懂什么，只能是囫圇吞枣，食而不化。这种背诵，充其量只是重复记忆 作用并不大。事实正是如此 数月不背就丢进爪哇国去了——这是我对家庭教育取得的第一个感悟：不会走，逼着跑，肯定会摔倒的。

对于学前教育 人们颇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孩子启蒙早 可以领先一步 另一种观点认为 孩子懂得多 容易在课堂学习时不定神。无疑我是前一种观点的实践者，但也不忽视后一种观点的合理成分，努力把这两种观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我的做法是 不直接教课本上的内容 只教与课本有联系的间接内容 这样 整体上拓展了知识面 另一方面又深化了某一个知识点。

根据上述思路 在儿子上大班期间 我迅速调整了学前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数学方面 我中止了儿子正在进行的加减乘除 据说美国的小学一二年级就不教简单的加减乘除 孩子长大几岁 就自然会了 是不用教的。这确实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把培养孩子的心算能力作为重点 有利于记忆力的增强 有利于反应能力的提高 更有利于解题速度的加快 而解题的提速与计算的确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分也分不开的。

语文方面，我中止了儿子正在进行的识字写字、背诵诗歌 改为学拼音 这是因为学习拼音教学速度比较快 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分难度比较大。教拼音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一方面 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学 另一方面 我说的是“狼山牌”普通话——狼山是南通的名胜，这里借指带有方言的口音。我选择了《儿童学拼音》磁带 要求儿子每天跟着读半小时——不能超过半小时，否则孩子就耐不住性子了——效果很明显 儿子读得字正腔圆 还能读拼音图书 全家共享天伦之乐。

大班期间 我还诱导儿子学习观察 培养儿子小时候对外界的观察能力和感悟力，对周围的事物发生兴趣。可以是亭台楼阁 可以是风花雪月 还可以是男女老少 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是观察的对象 其大小、形状、颜色、方位、变化都可以是观察的内容。我经常陪儿子出去散步、游玩，指点细微之处 使他逐渐产生了兴趣 而兴趣正是学习的动力与源泉 诚如达·芬奇所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观察的结果 为儿子以后的写作提供了“另一只眼”——这是我的家庭教育取得的第一个成功。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写作作为启蒙儿子的突破口呢？我是这样考虑的。虽然自己高中成绩不错，但毕竟当时早过了不惑之年，一些知识点都忘却了，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毕竟有限，惟一未丢的且有提高的就是写作。在单位里经常要写总结、报告、方案，在家里有兴趣时也写些论文、散文、诗歌。利用自己所长辅导孩子，经济、便利，尤其能融洽关系，与请家教迥然不同。我想，每一位家长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孩子的启蒙老师，教的内容五花八门，孩子的未来才能丰富多彩。

世界上没有天才和神童

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才和神童。

听说孩子启蒙时测试智商最为准确。于是，在儿子上小学前夕，我领他到南通市教学科学研究所找一位老同学。老同学拿出一套图表，我粗略一看，有的简单明了，有的要拐几个弯。儿子愣住了，如坠云里雾里，不辨东南西北。老同学见我急得抓耳挠腮，就再取出一套图表，打发我去一旁测试——自然与儿子那套不同。

或许是我久经考场，虽是第一次智商测试，也利落得很，仅用半小时就宣告结束（可见成人后再搞智商测试就没有那么准确）。

抬头看儿子，不禁哑然失笑，好不容易指定一个答案，马上就否定了，再指定一个，过了一会儿还是否定了，期期艾艾，显然并非神童。待到测试结束，时针毫不留情地走了两圈，我

暗暗叹气。

老同学批阅之后，夸我智商高，待到询问儿子情况，却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我打破沙锅问到底，谁料老同学最终支吾了一句“中等偏下”，竟再也不吭声了。我知道老同学是爽快人，不肯说，自然是不便说。我心知不妙，仍想过段时间再打听，孰料数年后老同学英年早逝，儿子的智商究竟多少，也就成了永远揭不开的谜了。

按照老同学的测试，我的智商比儿子高，儿子的智商还不如我，那不就成了“一代不如一代”了吗？凭什么能“养儿胜似父”呢？这始终是我心中的疙瘩，还是天一的初中班主任许薇老师给我指点迷津：一个人的学习成绩主要取决于他的兴趣、习惯、毅力、身体、学习方法等整体素质，没有什么天生的脑瓜，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天才。这被现代科学称之为——情商。

这件事给我以启迪，先天的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后天的努力似乎更为紧迫，我们做家长的责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千方百计地提高孩子的情商。只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也是经过几年的摸索，才开始领会这一点的。

激励孩子 你是最好的

天一上小学了。

刚进校门，儿子有一阵子新鲜感，我着意树立老师的威信。记得一、二年级，儿子的成绩不错，但是，不要说班长，甚至连放学路上三个同学排队回家的路长也没有担任，儿子感到

委屈 我就正面劝导他：“这是老师对你的考验 你要比班长做得更好。”

由于有学前教育的基础 儿子学习轻松 我就适当增加趣味数学、周记等内容 同时 一旦发现电视、报刊上有青少年的专访 就让他收看 进而明白“山外有山 楼外有楼”的道理。注意平时的点滴教育 可以潜移默化 重新塑人 这需要长期而细致的努力。

这段时期的家庭辅导 来源于课本 又不局限于课本。比如 语文的组词 课本上往往没有现成的答案 我就教儿子自己动手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要求懂含义、能默写、会造句 而且隔三差五地检查 采用滚动的方法 这样 儿子的词汇量丰富了 写作水平提高了 学习信心也更足了。

当然 家庭辅导毕竟是有限的 关键还是学校教育。我庆幸儿子遇到了好老师张元 她教语文 当时已过五十岁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学生相当关心。有一件事对儿子影响不小，当张老师得知《读写知识》报举办征文比赛 就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儿子写了一篇《雷雨》的看图作文 不料竟获得三等奖。这是儿子首次竞赛得奖，使他看到了自己的潜力，信心倍增。儿子得知他的文章汇集成书后 赶紧多购了一本 赠送给张老师 表达了浓厚的师生之情。

张老师对儿子的要求也很严格 记得一次放学路上 她对我爱人说：“陈天一退步了。”妻子大吃一惊 后来才知道课堂练习得了 96分 虚惊一场而已。

其实 也难怪张老师的特别要求 儿子小学一二年级的期

中、期末考试语文数学都是双一百分 经常受到老师夸奖 甚至有的家长慕名来校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也开玩笑地称他为“百分专业户”妻子劝阻我 认为这样不利于儿子成长 我愉快地接受批评 从此往后 我经常引用伏尔泰的一句名言：“使人疲劳的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子里的一粒砂子。”既勉励儿子 又提醒自己 在信心不足时 不可垂头丧气；在信心十足时 不可夜郎自大。

儿子对学习一直很有信心 既来源于自己扎实的基础 又来源于老师以及我和他妈妈的鼓励。我经常对他说：“你应该是最好的。”只要努力 你可以成为最好的。我之所以如此，是从一篇文章中得到的启示：

据说 有一位心理学家 从班上几十名学生中任意抽出一个学生 说他智力超群 其实这个学生很一般 甚至有些迟钝，但校长、老师、同学 甚至他本人都形成‘有出息’的思维定势，结果这个孩子真的成为班上的佼佼者——这就是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有兴趣的家长不妨一试。

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天一小学一二年级成绩不错 究其根源 与学前教育不无关系 因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大都已经涉及了。上学前 儿子已经学会了拼音 会写数百个字 能做五位数的加减和一位数的乘除 因而这时的学习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更何况我丝毫不敢

松懈 老师要求的 我加倍要求 老师没有要求的 我也作了要求 弄得儿子累 我也累 全家紧张兮兮的。

面对这种局面 以后怎么办 或许“率由旧章可也”比较有把握，我却陷入沉思，终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明智的举措，对儿子的学习，除周记外，不再具体辅导。这个决定很突然，仿佛奔驰的汽车猛地拐了一个弯，把全家都震动了。

之所以如此 我有过深层次的考虑：一是孩子自身需要自主学习。弈棋有句术语 叫做“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学习何尝不是如此 孩子长大了 总得自己走路，一直搀着不放手 依赖性强 容易造成“小皇帝”现象 到头来害了孩子 苦了家长。孩子有没有家庭辅导并非关键，关键在于自己。一些山沟沟里的孩子不是照样捧得国际竞赛的金牌吗？他们的父母可能连高中都未上过，更别提家庭辅导了。二是家长需要孩子独立学习。家庭辅导充其量只能是学校教育的补充，用家庭辅导代替学校教育 既无必要 也不可能。总有那么一天 做家长的没有水平辅导了 更何况家长也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即使关爱孩子也只好放在心里，摆在脸上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道理想通了 我就当“甩手掌柜”。儿子独自学习，一开始很不适应 成绩有所波动 与顶峰时相比 起码差三五分。这时 妻子着急了 我也暗暗着急 表面上“我自岿然不动”。

儿子失去了“拐杖”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我呢 鸭子游水 暗里用劲 规定了“学习制度” 传授学习方法 开始了“谈心活动”。

以往 我的家规严 儿子很怕我 不敢与我交谈。现在要改变这种形象 我对自己“约法三章”不管听到什么话 都不发火 不动手 不追究责任。通过谈心 家庭气氛慢慢活跃起来 我知道了好些儿子原本不想让我知道的情况 我知道了学校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个老师的举止甚至不经意处流露的笑料 我知道了儿子的喜怒哀乐 所受到的每一个表扬或批评 这使得我能对症下药 及时地给予疏导。也只有到这个时候 我才对泰戈尔敬佩不已——《瀑布歌》道：“我得到自由时 便有歌声了。”——确实，没有融洽的家庭气氛，没有自主学习 我想 也就没有儿子今天的“歌声”。

我庆幸儿子又遇到了两位好老师，她们是龙仲谨、陈晖。龙老师教语文 教导主任 经常勉励儿子参加竞赛 提高临场应变能力 还多次批阅他的周记 陈老师教数学 刚从师范学校毕业 很快成了学生们的“大姐姐”为了提高学生的奥林匹克数学水平，甚至请她的未婚夫到班上辅导。儿子至今仍与他们保持联系。

经过两年的磨合 儿子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也初步掌握了学习方法，成绩重新处于领先地位。儿子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很快 以至于初考、中考、高考 我都“不闻不问”每次均顺利过关 可见自主学习的潜能很大 就看怎样挖掘了。

从此 我重新有了自己的读书写作、玩耍休闲的时间 活得潇洒而充实 不少人为之“眼馋”。如果把家庭教育比做一部电视连续剧，那么这是我最为得意的一幕了。

管孩子的艺术

让孩子自主学习，并不意味着家长可以放任自流。要不要管 回答是肯定的 会不会管 则是一个艺术问题了。

“法治社会”给我以启示。家庭教育中 人治可能造成父亲说的话与母亲说的话碰撞；先前说的话与之后说的话发生矛盾 丧失了应有的威信 而且人治的过程要时时、事事盯住孩子不放 容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法治”就是教育孩子的规定——当然不需要刻意追求形式，实则是几条简简单单的要求 家长的职责是督促孩子落实 当然 这仅有一点威慑作用，主要目的是给孩子一个判断对错的标准。

我着力培育天一的自我约束机制，做了不少尝试：

——我规定了儿子平时的作息时间表。早上 6 点起床 晚上睡觉依据儿子年龄与学习难度分别规定，小学一至二年级 20 点 小学三至五年级 20 点 30 分 小学六年级至初中二年级 21 点；初中三年级至高中二年级 21 点 30 分 高中三年级 22 点。早上不在家里看书 尤其不准做作业 晚上必须完成作业并复习。允许提前或推迟半小时睡觉，但推迟必须第二天说明理由。刚开始 我以此作为“杀手锏” 频频施压 逼迫孩子学习时精神集中 抓紧分分秒秒 杜绝了“又像学又像玩”这种拉扯不清的现象 进而保证了他充足的睡眠 使其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认真上课，而上课质量的优劣又直接影响学习成绩的高低。如此良性循环，天长日久自然可见分晓。

——我规定了儿子双休日的作息时间。星期六，早上6点起床，上午按规定到校，下午做作业，晚上看电视（如作业未完成就要继续做），20点30分睡觉。星期天，早上7点起床，上午探望爷爷奶奶，下午自由活动，晚上看电视，也是20点30分睡觉。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探望老人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孝心，正如易卜生所说：“青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么。”二是安排自由活动，儿子一个星期的学习，心里肯定憋足了气，与其压抑，不如让其尽情释放，有利于平衡情绪，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最终达到“学就认认真真地学，玩就痛痛快快地玩”之目的。

——我规定了儿子考试期间的作息时间。要求儿子抓紧平时，考前一天起晚上20点睡觉，白天随意翻翻书本，不再强记或解题，确保临场有清醒的头脑，从而做到“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少玩”。

——我规定了儿子假期的体育锻炼。小学阶段，儿子练长跑，要跑一二千米，我跑不动，就陪着走，他还学会了溜旱冰、打羽毛球。中学阶段，又学会了游泳、打篮球，虽然都是“三脚猫”，但锻炼了身体，增加了与同学接触的机会。

我还对儿子做作业、看电视、玩游戏机等分别提出要求，这里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调节好学习与休息、玩耍、锻炼的关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爱默生曾说：“习惯是一个人思想与行为的领导者。”诚哉斯言。

从此，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督促儿子执行这些规定。所谓督促，实际上是不定期检查，随着儿子自觉性的提高，检查的

间隔期越来越长 以至于刚进中学门槛就自行中止 达到了理想境界——无为而治吧。

经常和孩子谈心

天一一夜成名 南通电视台《新闻面对面》栏目主持人采访我 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实在难为他了。”主持人笑着对他说：“听 这是你爸爸向你打招呼了。”确实确实 我也有这个念头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 确实确实 做我的儿子也真不容易。举一个例子：上小学时看动画片，是在严禁之列，现在目睹十八岁的儿子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笑着 寻找童年的欢乐，心里总有一阵隐隐的酸楚。

有许多人问我 在家庭教育中打不打孩子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与我的性格有关 我向往完美 却没有学会宽容 我看重等待，却没有远离浮躁，矛盾的心情往往产生扭曲的行动。这也与我的经历有关 太多的失望产生太高的期望 别人以为不错 我可能认为不足 别人以为不足 我可能已经深恶痛绝。性格与经历的掺和 导致了我对儿子既爱又恨 爱 自然不必说 恨 是恨铁不成钢——或许这是另一种爱。

这一种爱 不要说年幼的儿子不能理解 即使他的奶奶和妈妈也不赞同 她俩推崇“君子动口不动手”而没有她俩的宽恕、理解和支持，终究不会有我以及儿子都值得自豪的今天。

曾经 我拥有太多太多的希望 有的如长空浩月 看得见摸不着；有的如流星划过，不经意之间归于空寂。我苦恼过

徘徊过 最终选择了等待 选择了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结束语——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安抚自己。我经常和儿子谈起自己理想的幻灭、命运的嘲弄，
还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惨痛 这些对儿子的触动很大 以
至于他说：“我就是你的希望。”我心头大慰却不便作答 深知
行路难 负重行路就更难。

我的希望沉甸甸，我的等待掩盖不住焦虑的苍白。我内疚、自责 棍棒不是“教育” 皮肉之苦抵不上心头之苦。好在苍天有眼 当初没有伤及儿子的身体要害 否则不堪设想 好在儿子一天比一天懂事 后来打骂现象自然而然消亡 好在我终于找到“谈心”这样一个释放情绪的好形式 升华了父子情感，甚至可以与母子情感相媲美。

早期的“拳脚功夫”虽说确立了自己的威严 然而也会伤害儿子幼稚的心灵，故而我现在翻然悔悟。如果说我的家庭教育是一本还看得下去的书，那么这是最大的败笔。

儿子又是怎样看待这段往事的呢？高一时终于有了答复 他在《父亲如酒》中这样表述：

“父亲如酒，一杯浓烈的白酒。

也许是这个缘故，我觉得自己与父亲之间总有一段距离。在我心中 他始终是那么威严、冷酷、不容驳斥 就像高脚酒杯中的‘二锅头’、‘西凤酒’ 只能仰头猜测他的滋味 却从不敢亲自品尝——我想 那一定是涩辣呛鼻的。

于是 每每走出父亲不苟言笑的神情 看着小伙伴们缠着他们的父亲要星星、要月亮 我总是偷偷地躲到一个角落 羨